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5年10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贝罗卡尔·索托先生(副主席) (哥斯达黎加)

嗣后: 乌瓦纳先生(副主席) (马里)

主席不在, 副主席贝罗卡尔·索托先生(哥斯达黎加)
主持会议。我还希望借此机会向在1944年12月15日被接纳加入
联合国的帕劳共和国表示欢迎。

上午10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请允许我代表牙买加政府和人民向最近遭受破坏性的
飓风蹂躏的我们的加勒比姐妹国家的人民表示我们的
同情。这些小岛屿中的大多数的基础设施以及农业都遭
受了广泛的破坏。它们的重建任务将要求国际社会立即
提供援助和支持。我呼吁所有在此集会的国家向这些加
勒比伙伴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一般性辩论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请尊敬的牙买
加副总理兼外交和外贸部长西摩·马林斯阁下发言。今年的一般性辩论正逢联合国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这一历史性的场合使我们有机会对本组织的工作和价值
进行思考并指明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道路。马林斯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 我代表牙买加
政府和人民, 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
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作为葡萄牙的杰出代表, 我
们相信, 在联合国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将能够运用他
不容置疑的才能来处理本机构的事务。五十年前联合国的建立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的进程。由于它的成立, 建立了国际关系的一种新的构
架。在过去五十年期间, 尽管它受到了一种无法预言的而
且通常是紧张的国际环境的种种反复无常行为的冲击, 它
已经在范围广泛的各种领域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而且从
许多方面看, 并对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民来说, 它依然是最
伟大的希望所在, 并且是确保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唯
一可行的选择。也请允许我表示我国感谢他杰出的前任, 科特迪瓦的
阿马拉·埃西外长为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十分
宝贵的贡献。

今天我们仍然居住在一个不尽人意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贫困、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饥饿、疾病以及环境退化仍然是危急的问题。必须对不可避免的全球性问题找到全球性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最终都一致认为,我们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跨国性质。

处理这些挑战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但是,不到10年前冷战的意识形态分裂妨碍了我们处理它们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具有更有利的条件去这样做。今天存在着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共同事业的更大意愿和能力。

我们时代的优先任务是消除全球社会内不稳定和冲突的基本根源,这种局势产生于影响人类大部分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我们进入下个世纪时,我们对实现各方面的发展的承诺必须是我们的优先目标。在这方面,牙买加继续极为重视联合国在促进“发展纲领”中的工作。我们认为它为制订持续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我们希望,大会本届历史性会议将认识到该“纲领”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执行它的任务。

秘书长概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基础的五个范畴。它们是:和平、经济、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和民主。

重要的是,我们接受这些概念是相互加强和依存的。没有和平和稳定,便不可能有发展。相反,没有广泛的发展和缺少受益于物资进步的机会是对和平和稳定的威胁。

经济增长是发展所必需的。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

“新的发展步骤不仅应该产生经济成长,还应该公平分配经济生长的利益。这些步骤应使人民能够参与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各种决策。”(A/49/665,第五段)

要维持可持续发展,其目标、范围和重点必须面向人民。它需要优先考虑促进社会福利、一体化和进步的环境,强调消除贫困、改善卫生和教育以及所有人生产性就业的环境。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履行在主要国际会议上商定的承诺并且将它们纳入一个共同发展框架内。自1990年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直到并包括最近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会议宣言和工作方案,为制订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提供了基础。明年将举行的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二)会议将进一步加强这个全球协商一致意见。

在这方面,我特别提及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今年举行的两个主要全球会议之一。该首脑会议在贫困、失业和社会解体问题上提供了讨论和保证采取行动的论坛。在哥本哈根,世界领导人认识到贫困这个关键和普遍存在的主题及其对社会一体化的妨碍。《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方案》包括普遍的承诺:创造有利于消除贫困的国家和国际环境的承诺;改进生产就业的承诺;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一体化的承诺。所有这些行动将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框架内进行。

该《宣言和行动方案》不仅包括加快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源发展的承诺;它还特别规定了处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似乎难以解决问题的指标。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问题。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

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并且符合《宣言和行动方案》的内容,牙买加已经承诺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事项。

请允许我提及今年召开的另一个重要会议,最近在北京结束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该会议产生了旨在促进妇女获得更大权利并且使她们充分参加发展进程的全面的《行动纲领》。

我们认识到,各国政府对执行这些会议上商定的承诺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各国的努力必须得到有效的国际合作的补充。因此,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促请国际社会集体地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新的和额外的财政及技术资源。是否动员充分的财政资源以促进发展将决定世界最穷国家是否继续被排斥在其他国家所享受的进步之外。

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趋势不能掩盖国际经济中继续存在的矛盾。发展中国家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方案的努力继续受到以物品和劳务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官方发展援助持续减少、变化无常的资金流动和兑换率不稳定以及获得技术的限制为特点的外部不利的经济条件的影响。

这些都有说服力地表明,我们在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更重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整个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应该进一步改进它们的程序,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性需要和特殊情况,这个进程应该通过77国集团、15国集团和7国集团之间更好地协商加以进一步改进。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以巨大的代价进行政策和管理框架的改革,从而建立了以私人部门为主导、市场推动的经济。如果不存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些努力便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这种环境,建立可自我维持经济的努力将受到挫败。

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为更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做好了准备。面对这个新的和复杂的贸易制度,发展中国家需要生产和销售援助,以便从新的市场机会中得到潜在收益。

因此,必须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鼓励我们充分参加多边贸易制度。

最近包括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事态发展和体制变化使人们更加需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贸发会议是一个着眼于政策并具有强大发展前景的贸易论坛。我们应该对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发挥的宝贵作用进行思考。应该尽全力维护这些组织。它们都是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它们没有凌驾于变革之上。它们已表现出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并制定同发展中国家目前需要相关的各种概念和方案。因此,我们反对破坏这些机构在国际系统内为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的任何企图。

我们自己的区域正在采取步骤,以便改善在我们各国间促成适当贸易关系的条件,从而提高我们经济的生产

力。成立加勒比国家联盟的《公约》现在已经生效。由25个国家加上准成员组成的这个新集团代表着一个抓住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所提供机会的强大和切实可行的经济基础。

在这方面,我们仍坚持认为,该区域所有国家都必须加入这个一体化进程。为此,我们再次对有人企图通过很大治外法权性质的国家立法使区域贸易安排进一步复杂化表示关切。

如果说我用发言的很大部分论及发展问题和国际经济与贸易政策的话,那是因为牙买加愿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实现和平与安全的至关重要性。秘书长的《发展纲领》已被正确地承认为《和平纲领》的重要补充,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仍致力于联合国在维持和平领域发挥持续作用。

目前在种族和宗教对抗背景下进行的区域和内部冲突要求人们更加强调预防性外交,以便使紧张局势在升级为我们在巴尔干地区和中非目睹的暴力和流血之前得到化解。我们必须在问题的早期阶段制定其处理机制,从而防止国际社会花越来越多的资源处理日趋恶化局势的局面。在这方面,应该考虑采取旨在获得迅速部署能力的紧迫行动。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世界目睹了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社会被迫解体的悲剧。这种局势对联合国非常困难。必须为制止战斗作出各项努力,我们希望最近达成谈判解决的尝试将使问题得到持久和全面解决。在此之际,我愿代表牙买加政府对几乎每天都有人命损失深表遗憾。我们要向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家属和为解决冲突参与调解的三名美国外交官的家属表示同情。

我们对卢旺达和布隆迪局势感到同样关切和忧虑。我们继续敦促各派进行民族和解,以便使它们的国家实现经济复兴与重建。

在我们自己的区域,我们可以有正当理由地对联合国在使民主当选的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恢复其国家领导地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这个作用曾是解决我们姐妹国家中这场危机的复杂外交努力的一个

关键因素。牙买加曾与加勒比共同体其他国家一起为驻海地的多国部队作出贡献,随后还为联合国海地特派团作出贡献。海地人民现已踏上建立民主的道路。海地重建国家经济的各项努力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联合国在海地取得的成功使我们对联合国在冲突局势中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取得的经常被忽视的成就进行思考。

大会议程上有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东局势。我们欢迎各方努力本着和解精神继续进行和平进程,以便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我们希望在解决其他长期悬而未决问题,包括塞浦路斯局势问题的谈判中也发扬这种和解精神。

我愿提到一个我们认为引起全球关切的问题。四个月前,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和延期大会结束时,大多数国家都同意无限期地延长《条约》。我们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一样,也曾在核大国公开表示愿意在纵向扩散与核裁军方面力行克制的基础上支持无限期延长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一些核武器国家最近决定恢复核试验,并把它视为对不扩散制度的严重打击。牙买加反对扩散武器,并愿重申,必须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同时,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遵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

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一直是联合国的一个基本目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国际海底管理局于去年11月在牙买加金斯顿正式成立是在创建管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海洋的法律秩序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接受该《公约》。牙买加是海底管理局的所在国,我可以向大会保证,牙买加坚定地致力于提供有利环境,以确保《公约》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

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成立表明各缔约国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这个国际制度开始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首次会议在没有为开始管理局的实质性工作作出必要行政安排的情况下结束了。我利用这个重要的时机教

促各会员国象它们在努力使《公约》获得接受时一样致力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联合国目前有能力实现《宪章》的各项目标,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经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活跃的促进作用。现在我们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实际机会来采取决定性和普遍的行动,以实现作为本组织创建理由的各项宗旨。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认识到,存在着很高的期望。由于这些原因,必须大力促进联合国系统的改组和振兴,我们相信,经过改革和加强的联合国将有能力承担促进和平和协助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进程的双重任务。

秘书长在今年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中就改革联合国问题强调

“那个更庞大的改革进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应该是实现各个主要的政府间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更灵活的关系。”(A/50/1,第20段)

我同意这种意见。牙买加坚定认为,应允许大会履行其作为本组织最高审议和决策机构的作用。我们还认为,应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

还有必要强调以下事实:联合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诞生的。过去50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安全理事会同样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今天仍然行使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权力是没有道理的。出于这个理由和其他合理理由,牙买加支持在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扩大安全理事会,包括增加常任理事国。

会员国、独立团体和个人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改进本组织的职能的建议。现在应利用这些新建议所产生的创新想法来为设计联合国的新结构发展一个全面基础。在这方面,牙买加将充分参加大会的高级别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该工作组是最近建立的,以彻底审查关于联合国的振兴和改革的研究和报告。

第五十届会议的议程确实很有挑战性。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本组织能够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存在着这样做的愿望,这使我们产生希望。因此,作为

本来的监护人,让我们努力争取使这个世界更和平、公正和繁荣。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外交部长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先生阁下发言。

巴托谢夫先生(波兰)(以波兰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想向大会主席迪奥戈·弗雷斯塔·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表示热烈祝贺,他是来自友好国家葡萄牙的出色政治家和杰出法学家。

我们还特别赞赏地关注着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行动,他对和平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奉献精神得到普遍赞许。

三个月之前,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会议上,正式开始了本组织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50年过去了。那次战争开始于第三帝国的军队于1939年9月1日凌晨对波兰进行的侵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那些日子的见证人,我有道义权利在这个讲台上回顾,是波兰制止了当时的绥靖政策,那项政策在当时是徒劳的,在今天也仍然是徒劳的,这种政策至少从长远来讲,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的波兰来说,那次战争延续时间最长:五年八个月八天。战争以胜利结束,但它没有为波兰人民带来彻底的自由。只是在45年后,我们才实现了波兰爱国者以献身精神奋斗争取的目标:存在于一个新的、民主的欧洲的一个自由和主权的国家。

即使是在那次最可怕的战争期间,人们已经考虑到和平和能够使和平长久存在的办法。鉴于他们的悲惨战时经历,各国和各国人民谋求在世界上永远消除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痛苦。联合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从一开始,作为创始国之一的波兰就在本组织的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组织的主要宗旨是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确保和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与体面生存的权利,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

冷战和东西两极分化使缓和紧张局势、和平不受政治或思想意识影响的新生希望迅速破灭。幸运的是,全球性核灾难没有发生,这不可否认有联合国很大的功劳。但

是,战后的历史充满紧张气氛,人类不止一次地濒临全面战争的边缘。越来越多的资源没有用来恢复战争的破坏及改进人类的福祉,而是用于维持单一的平衡—核武器竞赛的恐怖平衡。世界在雅尔塔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许多国家,例如在中欧,最后违背本国人民的意志加入东欧集团。我提到雅尔塔并不意味着指责一个对波兰来说如此大逆不道的协定:而是警告避免将来签署类似的雅尔塔协定,无论在那里签订,无论它会威胁什么人。我们所希望的欧洲应该是没有政治或其它分歧,因为无论是什么分歧,其后果将是相同的。

1980年代波兰开始地缘政治演变,面临欧洲这一部分地区和亚洲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演变证明是不可阻挡的,在这种政治演变之后,世界变得更加无限安全、东西对抗消失,希望是永远地消失,“东”和“西”这两词又恢复了旧有的纯地理含义。然而,尽管世界不再分为两极,但却并未免除冲突。迄今为止,保持沉静或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的潮流重新获得活力冒了出来,常常受到不容忍、种族或宗教冲突或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推动。

1989年世界政治地图上出现巨大变化。在此后的六年期间预期的新的国际秩序并未实现。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国仍在积极寻找有效而合理的答案,以解决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新问题。这些政治变革提供了建立新的和平合作制度而不仅仅是共同生存的一个独特机会。我们的愿望是:寻求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确保所有国家充分安全,为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赋予所有人充分行使其应该享有的人权的机会。当然,任何不容忍、任何种族、宗教或种族仇恨,包括可耻的反犹太人主义的现象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波兰意识到并承认联合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一个由五十一个国家成立的组织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结构,包括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然而,不仅仅是会员国的数量发生了变化:它的任务也持续稳定地增多。最初,政治、军事问题和非殖民化占主导地位,联合国兴趣的范围随之扩大,现在,很难辨别哪一个领域是联合国系统没有介入的。对联合国的期望同样增强,常常期望过高,因为这些期望没有得到足够的政治意志的支持,没有为本组织提供其满足这些期望所必需的适当工具。我想到联合国活动的一个基本领域—预防和解决冲突。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相对容易地会受到指责。但是,人

们忽视了国际社会现在所面对的冲突性质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常规冲突现在日益让位于内部冲突,如在卢旺达、索马里、某种程度上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那样。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经冲突各方同意而予以派遣,其传统的调解作用在当今状况下常常变得无法发挥。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在许多情况下遇到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不得不违背原则,干涉被内战分裂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视若无睹,对人民的灾难置若罔闻吗?正是我们这些联合国的会员国常常被要求明确回答这一问题,而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使使命的成功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又常常轻易地责备是联合国的责任。人们往往忘记我们就是联合国。

波兰认为,在直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联合国如果要根据《宪章》成为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工具,就必须准备承担自己的任务。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冲突和战争的清单,这些冲突和战争由于联合国的努力而得以结束,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于联合国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而得到挽救——但是,我们还可以列出同样长的一份清单,列出未能取得成功的行动。五十周年纪念无疑会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仔细思索。失败和错误不能导致放弃努力,而应该鼓励采取步骤,进行改革,改造那些需要变革的东西。这样,才能使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组织,适应新的环境,符合这一时期的要求与挑战。

在今天这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甚至最强大的国家都不能单独处理全球性问题,例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毒品、饥饿和贫困的蔓延、环境污染、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以及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总之,一切在我们进入本世纪末出现的弊病。因此,我们需要支持这一趋势:增强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及其系统。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今年6月在旧金山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批评本组织缺点的。

波兰不仅在这一进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是其次区域一级、区域一级和全球一级外交政策的中心。今天的波兰享有充分的主权与独立,是中欧和东欧最大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它积极争取作出贡献,确保对欧洲至关重要的地区的稳定,这个地区在欧洲历史演变的不同部分之间构成一座自然的地理、文化和经济桥梁。因此,波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积极参与建设一个新欧洲——一个没有分歧和冲突、

确保所有居民的幸福与安全的欧洲,并创造性地为此作出贡献。

事实上,这一政策反映在为将波兰融入欧洲和大西洋结构而作的不懈的努力中,反映在对其作为本大陆安全、稳定、民主与经济发展保证人的作用的认可上。

我国外交政策议程上的优先事项是加入欧洲联盟。该联盟起源于马歇尔计划时代,波兰也曾宣布要求加入,但后来因外界的压力而撤回了要求。由于制度的不同,加上在中间几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延误,调整的过程注定是困难的、高代价的和长期的。然而,我们相信,如果能加入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其它机构都更能确保其成员国除政治一体化之外的繁荣、高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最高标准的区域性组织,所付代价再高也不过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的向东扩展与巩固这一曾经易发生冲突区域内的稳定区的意义是相同的。

在波兰议会四个月前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中,我曾表示波兰过去不寻求,而且将来也不寻求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一种是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另一种是面向东方的外交政策。换言之,在寻求加入西欧结构的时候,我们高度重视与我国的近邻和远邻发展友好关系和全面合作。我们正寻求与这些国家在现有次区域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合作,并正为扩大这些组织而努力。我们通过睦邻关系、友好及合作条约与我们的邻国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尽快根除所有相互歧视的遗迹以及任何仍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不满现象。

波兰相当重视巩固和扩大一些全欧洲组织,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欧洲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我们支持欧安组织在与联合国合作的情况下解决本地区武装冲突的作用。因此,我们满意地欢迎欧安组织今年5月建立的和解与仲裁法庭。我们对欧洲理事会工作的积极参与使我们强烈相信,在普及、加强和发展民主组织和机制以保护本大陆人权的过程中,它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最后,必须提到波兰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所作的贡献。由于其在努力克服欧洲不久前遗留下来的经济分化中的长期经验,欧洲经委会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将发挥作用。

同时,我愿宣布波兰强烈支持一般性区域委员会所开展的有益的活动。它们应负责在每个地区协调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其专门机构在当地的项目,并成为推动可持续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区域性焦点。这同样也适用于一些次区域的主动行动,如中欧倡议、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以及中欧自由贸易联盟。

尽管波兰令人理解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与转变其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关的问题上,但它对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进程和趋势也正给予应有的注意。我们正系统地扩大我们与其它大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接触。我们也正日益关注隐出现在北南关系中的经济问题的规模。本地区发展的不平等和差异要求全世界,特别是那些较先进的国家立即加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总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与其期望相符的援助,但我们将尽力而为。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不结盟运动的活力,该运动与联合国合作了多年,而且尽管经历许多变化,却仍确实实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不结盟运动在结束殖民主义时代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帮助了年轻国家确保其在世界上的正当位置,而且现正为一个没有全球对抗的冷战后期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时代奠定基础。在过去三年中,在印度尼西亚的主持下不结盟运动已适宜地重新调整了它的优先事项,以便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它从事这项任务是基于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有成果的对话,而且它在缩小发达国家与其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特别注意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展,而且我们也承认它在消除旧冲突及避免新冲突、建立信任和寻求新的安全模式方面所作的努力。波兰有意与这一国家集团在双边或在更广泛的欧洲-亚洲模式的框架内进行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中欧与拉丁美洲国家和它们的集团也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和利益。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上届会议中,我们强有力地表明了我们与非洲的团结。我们相信,与非洲大陆进行合作并向它提供援助符合国际社会的最佳利益。

就其本身而言,波兰充分意识到它对世界社会所承担的义务,正如它对联合国工作的积极参与所表明的那样。联合国是一个其所有成员,不论大国、小国、还是中等国家如波兰都可以尽可能民主地参与转变世界的共同努力的组织。我们已准备承担额外的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提出候选安全理事会非常任

理事国席位,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将在大会本届会议中举行。

与《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相符,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仍是波兰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我们对这一目标所作承诺的证据在于自1950年代以来波兰军队的官兵参与了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及最近在欧安组织组织下发起的那些维持和平行动。

多年来,波兰一直是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派出部队最多的十个国之一,尽管由于所用开支的偿还越拖越迟而使它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波兰对不顾维持和平人员地位的事件越来越多感到严重关切,如兰盔人员遭受袭击,或者被扣为人质,当作人盾。波兰派出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也已受到这种情况的危胁。因此,有关公约的生效及其严格遵守是一个极端迫切的问题。

还必须精简维持和平行动的运作情况。我们满意地看到这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但是,前南斯拉夫境内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确保行动效力,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鉴于极端残暴和危险的国内武装冲突成倍增加,这一问题现在特别重要。正如过去几年中的许多例子所表明,国际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束手无策,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因为其性质,没有积极干预国内冲突的条件。这些例子还表明,解决国内冲突的唯一可能基础是交战各方之间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的首要任务是象它在过去经常非常有效地做的那样,坚持不懈地争取使冲突各方在谈判桌旁坐下来,促成它们之间达成协议,以及监督协议执行情况。我的澳大利亚同事、加雷思·埃文斯参议员已正确地指出预防性外交对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意义,以及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

裁军问题是国际安全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在这个领域,我们带着喜悦和宽慰欢迎今年五月以协商一致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向参加纽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所有与会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的智慧和远见表示敬意。

导致世界建立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核武库的道路是漫长的,代价昂贵。今天我们认识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实现裁军的道路将是同样地漫长、代价昂贵和复杂。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行动意义巨大。接下来的任务

将是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迟应该在1996年完成。这项任务同样困难,同样艰巨。我们认为,也应该特别重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和实际执行。波兰已在今年7月批准了这项文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波兰外交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波兰认为,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裁军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应该在常规武器领域采取同样确实的努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常规武器已在无数区域和国内冲突中造成千百万人的伤亡。不可回避的结论是,联合国需要超出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有限目标,常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问题必须摆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这样做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联合国必须处理的现代冲突的具体性质,而且也因为必须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出现的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不断高涨的浪潮。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以及放射性物质和毒品的非法贩运,今天已构成对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需要采取坚决行动。其成败将取决于联合国系统内--我指的是各维也纳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外的广泛国际合作。

经济发展是极端重要,而且近年来已成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活动领域。为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已经召开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已经举行和在今后两年中将要举行的会议的议程实际上涉及与发展相关的所有问题。现在不可缺少的是集中精力认真和协调地执行这些会议的决定,联合国系统计划的改革也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们赞赏各布雷顿森林机构对发展进程的社会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这些问题在哥本哈根的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和今年早先在维也纳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上,明显地占有重要地位。这使人们更有希望,较贫穷的国家应付社会经济发展的意外情况的努力将会得到外来财政支持。我们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以为发展中国家,或是象波兰这样正处在改革阵痛中的国家,是造成世界上较发达地区失业问题的因素。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同低工资国家进行贸易可能威胁这种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最近研究的结果,欠发达国家首先是多国公司感兴趣的新市场。这方面让我指出,波兰最近已被划入世界上十大新兴市场之一。

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也创造了具体的机会。但是在短期内,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可能给最弱小的伙伴带来太大的挑战,特别是在非洲。我们主张为这一类国家提供安全网的安排。

我们也看到我们对时代的发展矛盾:在世界某些地区由于粮食积压过多而制止价格下跌而减少农业生产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却存在着普遍饥荒的地区。在我们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种状况令人困惑。联合国应该是解决这一困难和使良心不安的问题的论坛。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的重新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这些国家实行自助,刺激它们自立更生的能力,而不是使它们长期依赖别人。

最后,对今后世代的福祉来说十分重要的第三个方面是人权问题。波兰尤其重视这个问题。今天,波兰的民主变革进程已进入第六年,它为有一个符合尊重和全面保护人权领域最严格国际标准的法律制度感到自豪。

在这方面,波兰并不只是关心它的国内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它一直在联合国有关人权和发展保护人权国际机制的机构中开展广泛的活动。毫无疑问,在这个领域1993年举行的维也纳人权会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波兰在会议的筹备阶段和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开展了极其活跃的外交活动。从一开始,我们就坚决赞成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这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成就之一。自任命阿亚拉·拉索大使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以来,我们向他提供了充分的合作与支持。

联合国的性质决定它不具备强迫国家或武装集团尊重公民的权利和遵守这一领域国际义务的手段。违反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波兰前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提出的有关前南斯拉夫严重违反人权行为的有系统报告反应无力导致了他的离职。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些代表在这个讲台上确认了他所作努力的重要性。

在联合国各机构,包括在大会内提高人权问题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促进就保护人权进行持久的国际对话、发展监督遵守国际义务的机制,以及增加有经验的富裕国家对缺乏必要资源

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向高级专员和设在日内瓦的人权中心提供这方面的适当资金。

自联合国于五十年前成立以来,它所面临的任务在数量和复杂性上都有了增加。处理这些任务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最近举行的一些大型会议--在开罗、哥本哈根和北京举行的会议--所作的决定说明了这一点。这要求对组织结构和程序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任务和不断变化的情况。必须改进联合国与一些区域组织,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会)、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之间的合作办法。而同样重要的是,努力进一步发展国际法体系,以便它能够更充分和更严格地规定它的各个主体在其越来越多的相互关系领域中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包括联合国改革的重要性。

因此,联合国的改革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有必要对它的主要机构,首先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许许多多的附属机构进行改革。波兰赞赏迄今为止为加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所作努力取得的结果。因而我们有了一个效率更高、能够更好地对提高其程序透明度的需要作出反应的安理会。波兰要表示支持加快步伐,以适当扩大安理会的组成,使它更具代表性,同时又不损害它的效力。联合国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 and 改变它的财政情况,同时保持其所有会员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不变。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我们不能忘记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的基本任务是巩固会员国之间伙伴式的合作,并应记住它只能在会员国的授权下采取行动。改革的最后成功将是我们对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

请让我与先前在这个讲台发言的各位其他代表一道,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明确表示波兰对联合国的未来以及应付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所面临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波兰准备参加为今后世代而作的这些努力,使他们与我们这一代人不同,永远不会经历热战或冷战,能够生活在一个以合作、睦邻关系和相互信任原则为基础的世界。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各成员,10月5日星期四上午大会将不进行一般性辩论。它将举行仪式,

听取观察国罗马教廷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宗座的讲话。这是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一仪式将在上午10时30分举行,星期四下午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

我现在请肯尼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尊敬的斯蒂芬·卡隆佐·穆肖卡阁下发言。

穆肖卡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让我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被一致推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他广泛的外交经验和知识能力加强了我们对他的领导才干的信心。我祝愿他在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任务方面取得成功。

副主席乌瓦纳先生(马里)主持会议。

我还要赞扬他的前任、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他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

我们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坚持不懈和富有远见地处理联合国的事务。

肯尼亚充分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理想。实际上,肯尼亚的座右铭“Harambee”--其意思是“齐心协力”--及其和平、博爱和团结的民族思想就是联合国和肯尼亚人民期望的适当体现。肯尼亚一贯捍卫民主的原则,并谋求进行社会经济发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阁下领导下,肯尼亚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正开始看到这种改革的收益。我们的经济现已完全自由化,符合我们提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的传统。我们的民主体制发展了必要的灵活性,以应付新的局势并确保我国自独立以来所享有的政治稳定的延续性。

我们注意到一种系统地诋毁非洲各国的行动。似乎有一种使它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的纲领。我们反对这些旨在鼓动分裂因素并操纵国内公众舆论,以图使人民反对其政府的破坏性做法。肯尼亚还最强烈地谴责国际新闻界某些部门以部落优越或低劣的方式介绍非洲各国的形象、煽动种族冲突并把该大陆描绘为充满腐败和灾难。非洲因为其反对外部统治的艰苦斗争而得到荣誉。我们

决心在经过多年的分化和统治的毁灭性殖民政策之后建立团结和繁荣的国家。这种分化和统治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

我谨向大会保证，肯尼亚政府和人民不畏困难，决心继续为促成国家统一而斗争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我强调我们对民主、善政、保护和促进人权以及法治的承诺仍然十分坚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现在愿谈及大会议程上的一些问题。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已按照《宪章》的设想，演变成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组织。其会员国已从成立时的50个增长到今天的185个。它的活动范围从非殖化、编纂国际法、裁军和解决冲突到全球人道主义活动和国际经济合作。这些方面的成就确实不言自明。然而，对本组织的要求却给其处理能力带来最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此适当的时机振兴本组织。

在冷战结束5年之后，国际社会仍然面临一些冲突，由于它们继续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引起人们极大关注。这些冲突主要由于与其内部性质有关的复杂性而构成严重挑战。然而，我们赞赏联合国灵活地处理这些冲突，并赞赏在解决很多这种冲突中取得的值得称赞的成功。这些成就包括解决了纳米比亚、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和海地的冲突。如果我们考虑到联合国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联合国机构而在实际上所有冲突领域有效地调动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那么这种成功就更加显著。

大会在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授权秘书长奉行预防性外交并加强秘书处处理很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能力。为此，秘书长的《和平纲领》及随后制定的该文件的《补编》等主动行动，为此重要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我谨表示肯尼亚赞赏秘书长在争取促进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亲自进行的努力和主动行动。我们期待着为更深入审议该纲领所含各项内容而成立的非正式工作小组的工作结果。

我们注意到最近为加强区域组织在冲突解决和控制方面作用而采取的主动行动。然而，肯尼亚愿重申：区域组织和安排的贡献的宗旨，应以预防性外交和缔造和平为目

标。我们认为，维持和平与执行和平应仍然成为联合国的主要责任。这些责任载于《宪章》，不能转让给区域组织。我们鼓励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根据《宪章》和有关两个组织间合作的协定而在这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关于区域冲突，肯尼亚欢迎我们最近在非洲南部地区看到的实现持久和平方面的重要步骤。继莫桑比克冲突得到积极解决之后，安哥拉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们对持久解决这一兄弟国家的长期冲突抱有很高的期望。

在世界正支持和平、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时候，一帮雇佣军竟然推翻了科摩罗政府并扣押总统和政府官员，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肯尼亚最强烈地谴责这一行径，并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纠正这一情况。

关于利比里亚，我们欢迎交战各方最近签署了一项协议，它们在协议中承诺执行一项恢复民主的计划，最终将在一年时间内举行普选。应当祝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争取永久解决利比里亚冲突方面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尽管该问题相当严重联合国却只是以最基本的程度参与解决利比里亚冲突，应当扩大这种参与。因此，重要的是联合国应加强其对利比里亚和平努力的支持，以确保维持和平的势头。

在中东，随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之间于上星期签署了又一项协议而将巴勒斯坦自治扩大到西岸，实现持久和平的进程达到了又一重要的里程碑。我们赞赏这些领导人的远见和勇气，并鼓励他们和该区域其他领导人扩大这一和平进程。

索马里局势仍然是肯尼亚严重关切的问题。只要索马里局势仍然不稳定，该区域各国尤其是我国，将继续经历与难民潮及边境地区缺乏安全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赞赏索马里境内的人道主义努力的同时，对该国民族与政治和解缺少实际进展深感关注。我们呼吁各派系领导人把索马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识到索马里问题的持久解决取决于索马里人民及其领导人。

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对联合国促进实现持久和平的能力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我们赞赏为通过谈判

而实现解决所采取的一切外交行动,并鼓励各方加强它们为持久和平所作的努力。我谨对联合国所有军事、文职和人道主义人员为推动该区域和平事业所作的牺牲表示敬意。肯尼亚为前南斯拉夫境内维持和平行动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过去四年中提供了一个营的兵力以及军事观察和民警。

我们欢迎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布隆迪境内谋杀前国家元首和高级政府官员以及随后屠杀平民的事件。我们还欢迎安全理事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监督对中非地区破坏和平与安全的团体和个人实行的武器禁运的遵守情况。

肯尼亚强调和解与容忍的重要性,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帮助到大湖区国家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一直困扰它们的问题,并帮助它们进行重建工作。尤其应该充分、全面地处理民众的安全与安置难民。

今年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和延期会议是对实现无核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所作承诺和所提安全保障措施应该加强国际社会彻底消灭核武器的决心。因此这些承诺必须变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

肯尼亚期待1996年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重申该条约缔结之前应严格遵守暂停核试验这一呼吁。

世界经济继续出现温和的增长,而东南亚情况最好。但是,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仍然缓慢,尽管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由于反应能力有限,非洲大陆仍然非常容易受到不利的国际经济政策的伤害。

肯尼亚和许多非洲国家进行了重大政治经济改革,尽管这给易受伤害的社会阶层在教育、健康和住房的费用增长方面带来了大量短期的不利影响。然而,这些努力受到了双边和多边财政支持减少的影响,致使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提供充分的支援,支持这些改革。

在联合国庆祝五十周年之际,必须理所当然地优先处理发展支助问题。对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7%的既定

目标这一国际承诺,应该给予新的推动以扭转下滑趋势。肯尼亚呼吁工业化国家实现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并提供新的补充资源以便为联合国各种会议通过的方案提供资金。

偿债义务不应成为旨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和社会融合努力的一个障碍。尽管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减轻债务负担,这些措施显然取得了有限的结果。肯尼亚认为,解决债务负担的长久办法是更有效地减少和取消尤其是债务负担最沉重的低收入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债务。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范围内的世界贸易自由化预期将有利于国际社会,有力的迹象表明,结果可能不会给所有地区都带来好处。非洲市场向外部竞争开放已经给这些国家脆弱的工业部门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对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优惠贸易安排逐步到期,这对它们的传统市场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非洲国家要使其经济多样化,就需要帮助。

《发展纲领》应该包括国际社会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作出、或将要作出承诺的所有方案。这些会议包括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开罗人口与发展会议、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即将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第二次生境会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生境会议应该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扩大对作为联合国负责人类安置的机构的生境会议的授权,使它有更大能力帮助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理日益严重的人类安置问题,从而使它们有足够的住房,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议程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能力。它还需以人为中心,强调发展人类资源、运用科学与技术以及扩大就业和创收的机会。

在全球一级,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不仅应承担有效协调专门机构的国际政策和活动的任务,还应确保动员资源进行业务活动,这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及为重要。

联合国五十周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大机会,富有建设性的集中关注应该在已取得的经验和未来挑战基础上使联合国恢复活力的措施。肯尼亚认为,联合国在处理复杂、广泛的国际问题上行之有效和灵活的。因此,联合国不需要过激的变革,而是需要加强和改革其结构和机构提高它在新的优先事项和战略方面的效率和敏感反应能力。

联合国继续根据《宪章》充分的监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合作发展,这一点极为重要。使联合国恢复活力不仅意味着需要精简联合国行政机构,而且需要确保在经常、确实的基础上为它提供足够资源,使之履行会员国赋予它的任务。

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草拟的报告,强调了需要改革的有关领域。一致的看法是,有必要增加安全理事会会员国数目。肯尼亚敦促采取灵活的立场以便能够在对所有类别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就增加席位的数目和分配达成协议。可以通过增加成员以包括更多目前代表数目偏低的国家通过对常任理事国定期进行审议以考虑世界局势的演变情况,实现这一点。

关于筹措资金问题,我们关切的是,由于许多会员国没有充分及时履行其预算义务,联合国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不管改革进程的结果如何,及时缴纳联合国会费对健全的联合国财政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联合国筹措资金是会员国的集体责任。因此,会费分摊方面行动不符合《宪章》的规定。只有通过各国支付能力进行必要和彻底的评价,才能调整会费分摊比例。

由于联合国继续采取措施减少浪费和处理财政危机,联合国有必要确保最大限度、最合理地使用现有设施。联合国各机构所主持召开的所有会议和大会,应尽可能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唯一联合国中心内罗毕举行。

确实,我们对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会议服务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内罗毕会议设施的低利用率表示关切。在这方面,肯尼亚希望联合国充分地利用吉吉里联合国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总部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现有的设施。

肯尼亚已经提议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设在内罗毕以利用环境署多年来所发展的专门知识和能力。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对此给予支持。

我们不应错过联合国五十周年提供的重新决心使本组织实现曾鼓舞本组织的创建者的和平、希望和稳定的理想的机会。在我们迈向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使这个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更美好家园。肯尼亚将在必要的时候发挥其作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先生阁下发言。

沙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很高兴地向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友好国家葡萄牙表示我的祝贺,祝贺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我们相信,他的经验、智慧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能力将有助于使本届会议的审议取得成功。我要向他保证,叙利亚代表团将为实现预期的目标提供合作。我还要感谢他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在担任上届会议主席期间作出的不懈努力。

我们还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努力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并努力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解决的问题上。

大会本届会议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也是这个国际组织成立五十周年。本组织尽管受到了批评,却仍然是国际关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组织。正是在联合国的大厦里,世界各国的代表每年聚会:朋友和敌人,对手和盟友,均承诺维护和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中首要的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尊重个人以及大国和小国的根本权利;确认这些权利规定的平等;不干涉国家内政,以及根据公正和国际法的原则制止侵略。

我们认为,联合国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是在于联合国的决策机制以及以选择性方式执行这些决定。此外,困扰这一国际组织的严重财政危机实际上反映了基本集中在联合国的特性及其在冷战以后的作用上的政治危机。在这方面产生的问题是:这一国际

组织是否真正代表其会员国人民——《宪章》序言所称的“我联合国人民”的愿望；当听到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那个拥有最多人口和最大面积的国家抱怨干涉其内政的时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在这种情况下，对联合国结构实行有意义的民主改革，以使它能为本组织会员国——无论大小、强弱、或来自北方或者南方——所接受和赞同是否可行？或者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国家决定的多数人民主对联合国的决策以及在国际关系中是否有效？

必竟，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尽管我们常常希望世界会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真要进行改革，在形式和实质上实现各会员国的理想并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需要的改革，那就必须推动建设性的国际对话和合作。在所有需要进行的工作中，首先是要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鼓励对其经济进行投资，对它们的产品开放市场，并取消向它们转让用于和平目的的先进技术以及核技术的禁止。

但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对话以及在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处理其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化问题。这确实是为具有人类精神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的最适宜和最正确的手段，从而确保所有人的利益，并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稳定和更繁荣。

90年代开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变化决不会改变人类有史以来竭力实现和遵循的根本原则和价值，无论这些变化的影响和效果有多么巨大。正确的东西不能一下子变成错误的东西，正如不能使平等变成霸权主义一样；谁也不能将种族主义变成美德，也不能使对别国领土的武力占领合法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诞生了三种启示宗教及人类文明的地区。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根基很深。我们读到、听到并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以色列是如何试图歪曲该地区的历史和宗教以及该地区人民的成就的。我们亲眼看到以色列如何企图欺骗世界舆论，以使世界舆论误认为决定被占阿拉伯领土命运的是以色列的民主和法律，而不是国际法原则以及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的决议认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兼并以及在戈兰实行其法律的行为是完全无效的，

并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出，以便在该地区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

尽管谈判已进行了四年，以色列仍无视联合国各项决议这一事实，不仅是对阿拉伯人的蔑视，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及其有关决议的蔑视。

和平进程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以色列统治者并不关心谋求将会结束冲突、占领和殖民定居并将保证所有人安全与稳定的真正的、公正和全面的和平。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设法使与他们谈判的人在几百页的文件和地图上签字，给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巴勒斯坦人民带上枷锁，将巴勒斯坦人民引上失败与痛苦的漫无止尽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将导致解放与独立的道路。

这种协议将导致又一系列无休无止的谈判与协议，我们认为这类协议绝不会通过最后解决办法的考验，就因为其中每一项协议都带有紧张与冲突的种子。

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叙利亚就从这个讲台上明确表示，它既不支持也不想阻挠这类协议。今天我们在重申这种立场时必须指出，如果有人利用这些协议来损害叙利亚的民族利益和权利以及泛阿拉伯的利益和权利，我们将被迫重新考虑这种立场。

作为举行马德里会议的基础的美国倡议申明，它的目的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在中东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此外，美利坚合众国给叙利亚的保证中包括美国将不同意以色列兼并1967年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任何一寸领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叙利亚在马德里会议上打开了和平之门。叙利亚将坚守这些基本要点，这实际上表明美国继续承诺维护叙利亚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美国这种承诺的效力不因某些阿拉伯派别背离了马德里方案而有所改变，这些方案最坚定的支持者应是作为马德里会议赞助者之一的美国。

与以色列所说的相反，马德里方案以及美国倡议并没有要求进行秘密谈判，没有规定谈判人的具体级别。否则就没有任何必要举行马德里会议。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希望美国作为和平进程的赞助者之一履行它对叙利亚和

黎巴嫩的承诺,努力消除以色列继续在通往本区域公正与全面和平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这条道路将使以色列全部撤出戈兰高地,退至1967年6月4日的边界,并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第338(1973)号和第425(1978)号决议。

叙利亚重申它对和平的承诺是以开始和平进程的基础为根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基础和方案,那些方案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以色列的傲慢和加强其霸权,而不是为该区域人民带来他们期望的安全、稳定和尊严。

以色列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却不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过去四年来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表明以色列希望谈判只是为了敷衍应付以及从和平的要求倒退,或为了将谈判作为将其条件强加于人的手段,这与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这就是与叙利亚进行的谈判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

不管以色列制造什么样的难题和障碍,虚假的和平无论如何不能进入任何叙利亚家园。我们所有叙利亚公民都知道,在争取正义与全面和平、即人们能体面地欢迎的真正和平的斗争中,阿拉伯人、穆斯林和所有信仰正义与和平的人们将坚定地站在叙利亚及其领导人一边。

武装冲突和毁灭性战争继续在世界各地蔓延。那些使受影响国家人民遭受巨大人力和物力损失的冲突已开始向区域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投下长长的阴影。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难以描述的苦难使国际社会必须加紧努力达成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以保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维护巴尔干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叙利亚重申它支持维护伊拉克的领土统一和伊拉克人民,反对分裂伊拉克或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的任何企图。叙利亚认为伊拉克政府加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决议,并同时解决科威特被拘留人员问题,将促进为取消禁运和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而进行的工作。

叙利亚还呼吁响应阿拉伯国家联盟关于洛克比危机的倡议。这项倡议将导致解决这场危机,从而结束对兄弟的利比亚实行的禁运。

叙利亚希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能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关于三个岛屿的危机,以有利于这两个国家间的合作和友好睦邻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将保障双方的权利,并维护该区域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叙利亚呼吁索马里参加内战的所有各派为了实现民族和解停止战争和克服它们之间的分歧,要恢复索马里的安全与稳定,要促进努力重建索马里以及恢复它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实现民主和解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叙利亚荣幸地参与建立了这个国际组织,它现在正在庆祝该组织五十周年纪念。历史上有其他一些组织没有达到世界人民的期望,而本组织成立了五十周年就证明其《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崇高的。尽管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各种冲突和挑战,我们以乐观的态度展望未来。历史不会倒退,每一个发展和变化阶段只会比前一阶段更好。在世界上不止一个地区燃烧为战火只会逐渐减弱,然后熄灭,不复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今天没有实现的和平将在明天开始出现。这就是我们将努力实现的事情,同时展望一种更美好的公正和人道的生活,这种生活将建立在我们各国之间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进行的合作之上。

让我们希望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将是人类历史上一座明亮的改革的灯塔。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曼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长尤素福·阿拉维·本·阿卜杜拉先生阁下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重要会议主席。他以一致赞成当选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这表明了我国与之享有几世纪关系的他的友好的国家葡萄牙在国际舞台所发挥的作用。他的当选也证明了他的才能和丰富的外交经验,而我们肯定这将能使大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结果。

我还要借此机会特别赞扬他的前任、科特迪瓦外长阿马拉·埃西先生以干练和建设性的方式主持了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本届会议的召开正逢国际社会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一致同意建立联合国的五十周年。我们意识到联合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维持称之为冷战时代的期间世界强国之间的平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意义。联合国的这一种杰出的作用是国际合作的关键,这种合作在使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人民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过程中得到了具体化。由于领导秘书处的秘书长以及各专门机构的执行秘书的不懈努力,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协助了新独立的国家组织了它们的社会经济资源。在这里十分适当的是记住于1961年在刚果代表联合国进行工作时牺牲了生命的本组织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我们还应该记住除了哈马舍尔德先生以外的那些为秘书处掌舵的人--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先生、吴丹先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及现任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们在增强各国间相互了解并协助世界为其冲突找到和平解决办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的历史充满着在推动其前进并在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许多其他的人物。作为例子,我要提到在巴勒斯坦的国际和平调解员贝纳德特伯爵;驻中东国际紧急部队指挥官伯恩斯特将军;1967年战争之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国际和平调解员贡纳尔·雅林先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故的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先生;多年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萨德路丁·阿加·汗;瑞典前首相已故的奥洛夫·帕尔梅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已故的威利·布兰特先生;前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以及曾经在哪些领域孜孜不倦,忠心耿耿地工作过的许多杰出的人物。

我还要特别提到联合国在其专门机构范围内取得的伟大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些机构在其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粮食和农业、科学和教育、民

用航空、建筑、重建、保健、邮政服务和电讯、气象、知识产权、发展、贸易自由化等方面,更不用说诸如以下的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以及其他有关的区域组织和委员会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所发挥的显著作用。

这些成就是联合国在其旨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成立以来已经过去的五十年期间所积累的丰富资产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尽管本组织在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打下基础方面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全球和平尚未实现。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责无旁贷地支持联合国朝这一方向前进,以便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大厦能得以完成并维持。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的目的是组织并协调世界贸易,消除妨碍进入外国市场的障碍以及鼓励资本和投资的流通。它的设立是通向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大厦的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贸易组织应获得国际社会的一切支持。关于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建立贸易组织的协定应该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激励和挑战,以便它们提高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其生产能力,使它们的服务水平升级,从而使它们有资格将它们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

由于同样的原因,建立以在公正、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际经济平衡为目的的贸易组织,这绝不能使发达国家免除其支持和协助发展中国家为将其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融为一体而进行工作的各种义务。事实上,贸易组织协定已规定了这些义务。

在联合国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基础的行动方面,本组织经过14年艰苦努力于1982年设法缔结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在1994年11月16日生效是国际合作,以便建立管理海洋的平等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另一个例子。而且在这方面有关这个重要国际《公约》第十一部分的最近努力将无疑提高其普遍性。

在裁军领域中，联合国发挥了出色的作用，甚至在冷战的最高峰亦是如此。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就证明了这一点。超过159个国家签署《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是联合国另一个历史性成就。该《公约》是第一个涉及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这类过度杀伤武器的公约。它为就消除所有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

关于保护环境，国际社会已目睹在1992年里约会议上世界领导人致力于停止环境退化的任务。产生于这次独特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及《21世纪议程》奠定了世界伙伴关系的基础，以便处理荒漠化、贫困和无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系退化的问题。

这些公约和方案已作为联合国无可争辩的成就记录在案。但是尽管有这些成就，联合国已证明无力应付具有国际影响并且与可能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系密切的区域性政治问题。在冷战结束时，区域问题接踵而来并且使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都面对真正的挑战。

关于中东问题，我们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关切的问题之一，1995年9月28日发生了重要的突破，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历史性协议，规定扩大巴勒斯坦自治。我们赞扬该协议，同时希望它将使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己的土地上扩大管理权和建立国家实体的目标。我们还希望，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轨道上取得的进展将导致启动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轨道。在这两个轨道上缺乏进展是不利于公正和全面和平的消极迹象。如果要实现这种和平，那么我们认为各方谈判者必须抛弃所有残留的怀疑和过去的政治消极主义，显示出政治意愿并且用未来的远见看待现在，由于我们现在在生活各方面所看到的技术进步而不再有地理边界的世界的远见。

在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还必须回应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所有要求，从而允许取消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的禁运。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伊拉克政府最近披露的有关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的严重和重要的情况感到十分

吃惊。不管什么理由使伊拉克过去没有透露这些方案，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信任遭到了严重打击，因为伊拉克不顾特别委员会的要求隐瞒了这个情况。鉴于这些使特别委员会必须今后继续长期工作的新的事态发展，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求伊拉克重新考虑其对安全理事会第986(1995)号决议所持的反对立场，我们认为该决议为伊拉克提供了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一些痛苦的好机会。

我们再次要求伊拉克认真地向特别委员会提供它仍然拥有的所有资料和手段。我们希望，伊拉克在这个问题上的遵守和合作将使联合国有机会获得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的重要资料并且为最终取消禁运铺平道路，伊拉克人民在过去五年中忍受了禁运所造成的空前痛苦。

在伊拉克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686(1991)号决议的承诺方面，我们要求伊拉克政府进一步与处理科威特被拘留者和拘留在伊拉克的其他外国人问题的三方委员会合作，并且为上述委员会提供有关这些被拘留者的详细资料。在这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将被看作为伊拉克有诚意和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表现。

在索马里，尽管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该国局势不使人有乐观的理由，因为一些索马里领导人表现出完全无视兄弟的索马里人民的利益。

在阿富汗，虽然联合国已经并且继续作出特别努力，以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恢复和平，但是该国不同派别冲突所引起的敌对状态和流血仍然没有减弱。在另一方面，我们乐观地看待联合国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利比亚所进行的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并且吁请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减轻卢旺达人民的痛苦，他们继续处于该国交战派别之间的种族和政治冲突之中。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尽管联合国及其维持和平部队为停止欧洲心脏的这个新兴共和国的流血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但是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叛乱和继续

违抗国际社会已经导致挫败所有这些一致的努力。克拉伊纳的最近事件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对塞族阵地的空袭在波斯尼亚和塞族人之间恢复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塞族人似乎只懂得战争逻辑。这表明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能够行使其合法自卫权的合乎逻辑的要求是正确的。

在这方面,显然,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外交部长在联系小组的监督下于1995年9月3日在日内瓦签订《原则协议》是迈向和平的重要步骤。然而,国际社会有责任尽全力克服联合国面临的困难,并确保各方一致同意的原则能够变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持久和平。

无疑,这种区域性问题的给联合国提出一个真正的挑战,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此外,这些问题还造成了人类悲剧,因为发生了诸如,“种族清洗”的暴行和饥荒和大规模屠杀的恐怖事件;此外,这些问题还给世界经济资源以及受害于上述暴行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面对着这一切,同时由于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官僚主义化以及许多会员国没有履行其财政义务,使联合国采取行动的能力被削弱,联合国怎么能够履行其全部的职责呢?这是一种复杂的局面,但仍然是可以解决的,其办法就是以更节省成本的方式改革联合国机构,从而根据基本目标,按短期、中期和长期来完成制定的目标,以使本组织在进入下一个世纪时候,具备使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坚定信念。

关于安全理事会,我国认为,在继续保留安全理事会负责执行的任務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找到有效的机制来使大会在处理重大的国际问题方面作出有效的贡献,使所有的会员国能够根据《宪章》的规定参与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和方案,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我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被授权处理全世界各种重大问题的这一主要机构——联合国——的努力。这就是我们在各级的政策。在区域一级,我国寻求在各国之间建立对话和合作的桥梁,因为我们相信,这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本着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目标,我们也力图鼓励和支持所有的区域和国际集团。在国家一级,我国坚定地认为,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是执行我

国经济和社会计划的最重要的手段。感谢真主,我们已经设法解决了同邻国的边界问题,这使我们获得了将我们的国力用于执行我们的宏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的黄金机会。

借助过去在经济领域的丰富经验,并为实现阿曼25年前制定的经济目标,我国政府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其他的经济专家的帮助下,于1995年6月3日至4日在首都马斯喀特召开了关于到2020年内阿曼经济的前景的大会,与会者包括来自阿曼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各界人士;来自有选择的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一些世界经济界人士。这次会议为阿曼未来发展战略制定了基本纲领,其中包括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妇女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参与;发展私营部门以使其成为国家经济的动力;鼓励经济多样化;鼓励实现阿曼经济 and 世界经济之间的适当的经济平衡;保护环境以及将环境用于和平目的。我国政府执行这些战略的和平努力是我国赖以在坚实的基础上进入下一个世纪的最佳手段,凭借这一手段我们还可使阿曼人民扩大其经济资源,并受益于我们认为会渗透于世界经济的技术进步及其各种生产和销售手段。

关于国家发展手段的这一选择肯定会有利于和平与安全的事业。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新加坡外交部长山穆干姆·贾亚库马尔先生阁下发言。

贾亚库马尔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拉马拉尔先生和葡萄牙,祝贺他当选为指导这次重要的第五十届会议的大会主席。我还要正式表示新加坡对他的杰出前任、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的感谢。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继续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目标。

近年来,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以及人权领域做出了很多工作。这些都是重要的任务,但是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只维持和平或促进人权的机构,国际经济合作是我们的《宪章》规定的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贫困导致冲突,但贫穷却是对所有公民自由的讽刺。

我们秘书长的《和平纲领》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联合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在联合国存在的五十年中，四十年是用来推动发展的。已经花了大笔的钱，但是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等其他专门机构并不出现在标题新闻中，但却是联合国系统中最成功的机构。它们对人类尊严和国际秩序作出的不事声张、不引人注目的贡献丝毫不亚于蓝盔人员或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作出的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专门机构帮助发展各国经济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最新的一次联合国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宣布了一条好消息：世界经济已达到了3%的增长速度。但对许多国家来说这则消息却有点抽象，与它们的日常关切不相干。

这个报告还微妙地谈到了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易受不利影响的的经济以及脆弱的经济之间的区别。这种礼貌用语只会掩盖继续存在的退化、贫困、苦难、疾病和死亡的现实。

十年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将36个会员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五年前，这个数字上升到42个，到今年8月，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所有的预测都说，全球收入分配不均将变得更严重。联合国四分之一的会员国在世界经济中作用微小，我们当然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会员国无限期地被撇在一边，就会严重破坏国际秩序。

然而，主要发展机构现在也受到抨击。确实，联合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有可能会变得微不足道。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在冷战后的发展战略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机构之间特有的紧张关系是另一个因素，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争夺权力和控制引起的。第三，会员国，特别是主要捐款国没有按时付清会费，使联合国在很大的预算压力下削减发展方案。

然而，这些仅仅是部分解释。主要因素是联合国未能对我们时代的以下主要经济现象作出反应：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和被称为无边界世界的出现。

不管怎样，主权民族国家将在很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各国政府现在而且将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彼此之间只进行微不足道的交往的主权国家的模式已不再能充分反映现代世界经济。现代技术和通信导致金融、贸易和投资以政府不能控制的方式穿过边境。这正在重新确定资源、财富和价值等概念。

因此，我们必须应付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在这个经济中，国家行动不再是充分的或有效的，但同时又不能完全无视政府和国家。欧洲、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区域已对此作出各种反应，例如组成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形式较松散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非洲也在研究它本身的区域经济组合。这些试验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某些最有意义的发展。它们可能为下一世纪确定一个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结构。

联合国也象各个会员国一样，正在努力理解和应付一个全球化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是，与很多会员国相比，联合国的反应比较迟缓。

我们在联合国谈论区域化时，我们讲得的主要是各区域委员会，然而，这些委员会完全脱离了重要的区域经济组合，这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症状。

在世界经济中的最重大变化发生在联合国之外的時候，人们可以合理地提出以下问题：联合国在新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除非它紧急地重新评估它目前处理经济问题的办法，存在着它可能不再起任何作用的危险。

为使联合国不至于在这方面失去作用，需要从北到南都改变态度。南方和北方的会员国都必须接受一种新的纪律。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而采取现实态度；放弃故作姿态的行动，而讲求实际，以便集中制定一项更突出核心和简明的经济纲领。这将为联合国提供它所需要的处理正在出现的新型全球经济的工具。

联合国必须强调其长处,而不是其短处。联合国不是就专门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谈判的最好场所。联合国也不是一个贸易或财务问题的执行机构;这方面的作用理所当然地属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的长处是政治性的,这很有好处,因为对新的世界经济继续要有技术上的反应,也需要有政治上的反应。

新的全球化经济强烈突出了决策人和理论家们研究了几世纪的发展问题。关于什么是适当发展战略的纯粹的经济辩论已经结束。不作出抉择显然不行。那样只会加速丧失联合国的作用。然而,现在变得同样清楚的是,现在光靠市场的魔力是不够的。

只有联合国能够应付随之产生的两种政治挑战。第一是应付迅速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的政治后果,第二是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建立机构,以使它们能够参与全球化经济。让我对此加以详述。

首先,一些国家的迅速增长进程导致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与成熟的西方经济国家之间的政治紧张。后者一直在增长,但速度较慢,而且没有明显的就业增加或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

至少在下一个十年中,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创造就业和保护就业肯定将在政治领导人的议程上占重要地位。有人作出了一致的、有时是口头上的努力,把经济问题同工人的权利、人权、社会条件和环境标准联系起来。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不诚实的表现,它们感到,工业化国家正在利用任何借口来限制发展中世界的发展。

这一情况中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是非问题。关键问题是处理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化。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来遏制老的富有经济国家与新的富裕经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持续的紧张状态有很大破坏作用,将会放慢每一个国家的发展。

目标是制定一种国际秩序,使之既能最充分地利用发展条件,又能促进救助最不发达国家。如果在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成熟的经济国家之间存在不断的争夺和紧张状态,就不会有人注意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建立包罗万象的框架,帮助处理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与成熟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使正在出现的,建立在区域经济组合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具有全球统一性和纪律。这不是一个可以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机构,甚至世界贸易组织来执行的职能。因为欧洲和美国对乌拉圭回合的结果的第一个反应必定是更强烈的单方面主义。

为在制定这种框架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必须找到政治意志,以便就一个现实的全球经济纲领达成真正的协商一致意见,而不仅仅是一纸空文。但是,这将需要自律。

当我们阅读联合国很多经济机构的行动方案和议程时,其陈旧的政治内容有时令人情绪低沉。随着大会历届会议和其它会议一层一层的问题加起来,其中有些可追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它们与现代问题的相关性是令人怀疑的。

非常令人迷惑的是,事实上,各国在本国实践中久已抛弃那些仍然忠实地列入联合国议程中的,并每年仍以陈旧过时的形式进行一本正经的辩论和讨论的态度和政策。联合国各经济机构因而必须避免冒充对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微观管理,应其插手它们有时并不完全理解的实质性问题。

但我并不完全提倡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紧急需要对全球化的经济进行管理,正因为它已迅速超出即使最强大国家的控制。但是,需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技术。由霸权国家管理国际经济制度的日子正在过去。在新的世界经济中,只能通过发展依靠规则管理的多边制度来确保国际秩序。这种多边制度应概要地确定那些不受微观管理影响的经济力量的范围。因此,联合国是唯一的《宪章》授权它处理需要注意的各种问题的唯一全球性国际组织。如果联合国能找到政治意愿和自律精神,我们认为,联合国就很可能有能力就这种制度的一项议程发展真正的协调一致意见。

以规则管理的多边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小国和弱国的利益。它所提供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在一个其商业、金融、贸易和工业不总是能清楚

地以国家分类的全球经济中,即使对最强的国家来说,单方面的施展本身的威力将变得越来越不舒服和困难。想打对手的下巴,结果可能会打伤自己的肩膀。如果联合国能就这一项议程达成协调一致意见,它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就联合国已经达成的一项议程补充和实施全球制度显然是它们的责任。但是,如果象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这项议程是不切实际的并过多地涉及细节,这些机构就理应对它进行抵制。

第二,新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已对以下看法提出质疑:发展中国家只要放宽控制和实行私有化就可以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必要的,但并不充分的条件。在所有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良好的,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总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银行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的报告揭示了以下事实:所称的奇迹实际上并非奇迹。成功的秘密是正确处理宏观经济根本问题。但这一点人们几十年之前就知道了。然而,在世界很多地区,并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这里的关键是政府的政策。试图效法东亚模范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失败,不是因为它们不知道正确的经济政策是什么,而是它们缺乏使这种政策发生作用的政治基础。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加入迅速发展的全球经济,还是会落在后面,关键是政府。

因此,一个紧急而微妙的问题是联合国怎样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建立能够使它们为发展而加入全球化经济的政府和政治机构,同时又不冒失地介入它们的本国事务。《宪章》第二条第7款,仍然是联合国的基石。对这个敏感问题采取多边处理方法可能比不成熟的双边做法更容易接受。

但是,为了现实地处理这个问题,联合国必须放弃就民主、发展和人权问题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易变的很不切合实际的辩论——谈论这种关系已经成了就发展所进行的辩论中的现成语言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个用语的含意是不可避免或简单的直线因果关系,那它就是有害的和能够导致误解的。当然,这些概念完全可能有某些方面的联系。但让我们把以下一点说清:我们所谈论的实际是民主和人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因果关系不是直线的,简单的或必然的。毫无疑问,压迫是错误的,不健康的,定会抑制发展。但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足够的证据来毫

无疑地证明,经济增长需要有政治稳定和良好治理。人们经常使用“民主”和“良政”这两个词,似乎它们是同义词。当然,它们之间有些共同点,但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

新加坡的经验是,良政必须建立在三个彼此关联的基础上:政治责任、长期定向和社会正义。为了有长期稳定,政府必须得到它管理下的民众的支持。言而无信的政府是不会持久的。这个事实以及定期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的需要并不等于说一定要采用某种政治制度或思想模式。因此,彼此敌对利益的纷争,街道示威以及喧闹和污辱人的报界可能为某些西方观众提供了更热闹的电视节目。它甚至可能适应一些国家。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它不符合良政的第二个基础,即长期定向。这要求有能力抵制民众性的和局部的压力和有时为克服经济挑战而服用苦药。新加坡的经验使我们确信,政府的第一责任是治理,以及公平治理。有时,这需要强有力的措施。

良政的第三要素是社会正义。所有团体都应有平等机会。如果政府公平对待所有民族、宗教和社会团体,它就不会听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这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重要的。这是新加坡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协的原因之一。但是,新加坡并不自认为应做别国的模范,尽管我们乐于并准备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我们的经验。任何人都不能为任何国家规定某一特定的政治发展模式。确实,当人们只凭对具体局势的复杂性的肤浅理解来教条地套用政治模式事,他往往导致灾难。我们的基本看法在本质上是求实的和多元化的,即没有可以到处适用的模式。

因此,经济增长与稳定是由一种复杂和微妙的能动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不停地在个人的权利、每个人必须属于的社区的要求,以及政府进行有效和公平治理的同样紧迫的需要,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个人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任何一种平衡都不能适应所有国家,或永久适应。如果国家要进步,每一个社会都必须在其本身的历史和文化经历的条件下来寻求其本身的适当平衡。

新加坡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我国人口通常享受舒适的生活水平,我国经济有比较先进的服务和工业部门,发挥全球作用。但是,新加坡也有结构弱点;它的资源限制使我们尚未充分发展。因此,我们新加坡人从

一个特殊角度观察联合国经济机构中正在进行的辩论以及关于这些机构的辩论。有时我们不得不自问：长期进行越来越脱离全球经济现实的辩论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呢？是那些希望这些机构能够保持下去的人的利益，还是那些希望这些机构走入某种历史死胡同的人的利益？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我把它作为一个值得紧急考虑的问题提出来。我认为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外交、合作与法语社会部长阿尔塞纳·德坦·察提-本古先生阁下发言。

察提-本古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大会选择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作为本届第五十届会议主席是对其杰出才能和对其所在国葡萄牙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的适当的敬意。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他表示祝贺，并向他保证我们的合作。

我们对他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感谢，在出任主席期间，他熟练地反映了并转达了我们的关注。

我愿重申刚果政府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表示的深深感谢，他在寻找方法解决民主选举帕斯卡尔·利苏巴教授作为刚果共和国总统后头两年，我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危机方面表现出了关注。

尽管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继承了乱世经常出现的困难，而且尽管经常对其作用出现争议，但它仍是世界人民寄托希望之所在。五十周年是一个适当的时间，让我们考虑一下本组织的经验所教授我们的东西，以便我们也许能够制定一个更充满信心和乐观的想法，该想法是关于本组织及整个人类将如何走向第三个千年。

本届会议及其固有的象征意义，确实是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特别阶段到来的，它将我们直接处于两件事务之间，其一是长期以来似乎一直激励着完美管理体系和人类发展而现在正逐渐消亡的教条，其二是贫穷的人们对更大的政治自由、发展以及要求肯定其道德和文化特性的普遍愿望。

如同那些曾遭受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国家现在正稳步向前发展一样，联合国一如既往仍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和于中避免动荡的理想工具。

换言之，面对新的世界局势，对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只能做如下分析，即它是过去与在面临极其需要建立新的机制以管理国际社会的情况下开始审查新的现实的时间之间的机会。

从这个讲坛为我们正确描述的各种不同情景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以及我们期望它所成的样子。因此，我同意在这里提出的，特别是有关联合国系统的重组及发展议程方面的关注和提议。我敢肯定，有许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将得到所有代表团的一致支持，正如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所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会议为会员国们提供了一个讲坛来处理世界上的主要问题。

从里约到北京，通过维也纳、开罗和哥本哈根，我们已制定了优先事项，并作出了承诺，我们希望将它们转化为行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发展议程”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和平是发展的基础。世界某些地区持续存在的制造紧张的温床对于新的繁荣的国家的出现是不利的。正相反，如果没有和平，这些制造紧张的温床将日益严重地损害发展的前景。

在这一方面，我们鼓励安哥拉和利比里亚人民在遭受了几年自相残杀的内战之后，继续沿着通往民主和解的艰难道路上前进。

我们必须对通过1995年9月28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协议而得到加强的中东和平进程感到高兴。

我们最终也应欢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中最近出现的进展，该进展的特点是冲突当事各方作出努力来寻求实现和平的方式和方法。

尽管我们对由于国际上的谴责，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发生了政变之后恢复了民主体制表示满意，不幸的是，我

们必须在这一神圣论坛上谴责任何形式的通过武力获取政权。这种情况刚刚在科摩罗再次发生。

最后,我们愿对在非洲,特别是大湖地区的国家内持续出现的不稳定和不安全表示严重关注。

在非洲大陆那块地区出现的局势是一个人类悲剧。在那里,正如在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暴力横行、种族仇恨和不容忍已引起大量的难民逃往邻近国家。

这就是在扎伊尔,刚果的一个兄弟国和邻国所发生的事情。它在本讲坛上呼吁国际社会在考虑到人道尊严的情况下团结一致地帮助它克服这一悲剧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一呼吁能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

在面对所有这一切的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刚果不能不支持就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举行一次大会的想法。我们愿表明,我们与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准备根据《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合作布拉柴维尔宣言》同意这一倡议。这一《宣言》是1995年9月1日在该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通过的,它真实地表明了一种信念,该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这一信念中重申了他们决心为在中部非洲地区建立信任、和平与稳定而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不断给予该委员会宝贵的支持,对该委员会成员国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起到了帮助作用。再者,这一支持保证了实现在中部非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目标的成功。我们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如同以往一样,非洲大陆大多数国家今天所面临的限制和萧条仍未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接受一种典型模式的总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生活的要求同支撑着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格格不入。

因此,我们作为胜利成果来欢迎的机构生活民主化似乎也成了受到长期遏制的矛盾爆发的温床。在这里,他们表现为冲突,甚至是内战。我国刚果也未能幸免于这些出现民主后的动荡和妄想。

请允许我不再进行任何可怕的、会使刚果人民所经历的悲剧形象呈现出来的描述。这是因为我对能表达我所属的新非洲政治阶段的希望引以为豪。该阶段将能够跟随伟大的民主国家的脚步,并将罪恶永久地消除。

这新的一代将提倡新的统治方法。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是一种新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受遗传的好斗本性所污染。该方式考虑到了我们文明中心理和道义的方面,也考虑到社会环境中的具体特征,同时没有危及保证尊严的生活的普遍价值。

我真正地愿意邀请在座的每一位来分享一个国家公民的心声。该国在走上一条使结构民主化并因此使其人民可以自由选择领导人的道路之后,已抛弃了肆意横行和野蛮的暴力。

这种暴力是那些在选举中失败的人们一心想掌权所决定的——他们不惜代价要绝对权力。非洲大陆上的其他例子也证明这种严酷的情况。

三年前在非洲开始的民主化过程的中期审查,促使我鉴于我们各国社会的危机状况,向大会提出下列问题:

在多民族国家,是否可以正当地假设,只要照抄老民主国家,编纂宪法准则,就足以把封建实体改造成为民主社会,进而发展市场经济,从专制的部落统治变为因为他们为国家服务的强烈责任而被选择的知识和政治精英?

是否可以正当地认为和接受,只要把我们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服从于他们民主化的需要,就足以说服这些国家的前领导人接受民主的优点?这些领导人曾经在反对派或任何分权的情况下统治我们的国家达二、三十年。

我们认为,这种变化只能作为一个漫长进程的一部分发生。而且,一个无疑的条件是非洲通过对它当代的政治历史进行一次深入的分析来接受民主,然后采取必须有共识的政治治理规则,这些规则能够确保主要政治团体分享权利,确保民主机构的必要稳定。在这方面,我国的经验可以说是一种试金石。

没有我共和国总统帕斯卡尔·利苏巴先生阁下个人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就不可能达到解决办法,他的智慧和强烈的对话感成了催化剂。在我国自身的社会价值、传统、现实和历史的基础上,我国首脑在不低估民主必须有选举的原则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个真正家长的作用,把持有各种观点的刚果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

本着这一精神,在共和国总统的倡议下,刚果政府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1994年11月在布拉柴维尔联合组织了一个“和平文化论坛”。论坛上作出的决定已使我们能有一个新开端。其中两项决定涉及警察的重新组织,以便使他们更好地适应他们作为共和国警察部队的传统任务,以及恢复司法机构的权力。

几个月之后,经过政治协商,设立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政府,其中包括反对派。目前这种因为选举产生而代表机构合法性的人和那些没有得到公众投票的人之间的分权安排,说明这是一个以参加性民主思想为基础的一种双方同意的试验。这种作法以长期统治我们村庄社区的办法为根源,减少了因为掌权而可能触发的冲突原因。

如果有和平,这样展开的民主化进程就有开花结果的必要资源。因此,寻求和平是我们各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非洲的政治精英或国际社会没有用既考虑到从独立自主民主化开始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阶级的质量,又考虑到在和平面临障碍或直接受到威胁的地方恢复和平的必要的意愿,那么,机构民主化将仍然只是空想。

为了把参与民主的思想付诸实践,刚果政府一旦恢复和平之后,就开始了一个全国行政和经济权力下放计划,以便使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在更加基层一级行使政治权力。今天,乡镇、村庄和区域委员会已经设立,参加为各种社区的权力下放的治理工作。因此,权力下放是分权的主要措施之一的重要例子。

但是,归根结底,在刚果如同在非洲其他地方一样,特别是中非,和平仍然是脆弱的。不论从哪一点来看,它仍然还受摆布于那些打着民主旗号,不顾人民的选择,自以为掌权是他们的神圣权利,反对他人掌权是他们的义务的那些人的政治胃口。

这种看法导致我请我曾有幸主持,1995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联合国中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第七次部长级会议考虑下列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不做出明智的决定,使我们不仅掌握必要的理论手段,而且首先掌握政治意愿,考虑在当今世界上本大陆应该实行哪种政府,那么,我们大家都真心实意地响应的民主将注定失败。这种思考必须以历史和已经为我们各种社区提供了和平、稳定和对个人权利及其财产权利的尊重的道德和法律规则为基础。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人民免受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折磨,这种思考将是有益的。

很清楚,如果一组人掌握政权而被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看作是某一种族团体,或者是一个多种族团体联盟行使权利,民主在我们的国家中就不会成为和平的来源,或者持久。同样,实行节制和克制是在选举中获胜和掌权者的道德责任。这一条件至关重要,以便让那些因过去的政治作法使他们相信,只有当他们本种族或者他们地区的一人或数人参与掌权时他们才有权利的人,有一种安全感。那种情况是一直在腐蚀非洲,腐蚀非洲走向真正民主化道路的祸害。

事实上,一个民主政权无疑能使我们的国家促进本国精英的繁荣,并且确保他们的发展和安宁。然而,正如成员们会注意到,我们争取更大自由和平等的集体愿望有时会产生破坏的种子。这是因为,民主的外科医生以为他们当然需要对非洲进行移植,而不考虑他们移植的某些内容可能被排斥的可能性,遇到了我们社会的现实,而这种现实的特点是,在有的时候,特别是从独立以来,政治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

在这种环境中,轮流掌权这一典型民主政权的基本规则之一被看作是排挤在政治选举中失败的那一部分人的一种办法。轮流掌权的规则被选举中获胜的人们看作并当作把失败者赶出政权的一种手段,这在老民主社会是一种正常情况,但在我们的国家中却被看作是一种造成冲突的根源,我国本身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此情况中,难道不应按照共同的治理思想,把在我们各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理解为朝着建立一个包括传统权力轮换概念在内的民主体制的过渡阶段?

今天在处理民主现象时把建立和平的内容包括到各项规则和民主的根基基础中似乎是明智的。虽然这源于我们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但它也符合全球范畴。政治权力轮换在这个过渡阶段带有新的、较少冲突的层面,同时它依然是真正民主的因素之一。这样做将使那些当选者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因此,国际社会再次需要帮助非洲实现自身的和平并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权。这是非洲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

愿大会本届历史性会议成为取得新胜利,迎接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决定性转折点,也成为非洲向和平与进步迈进的转折点。

下午1时25分散会